**113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講座紀錄**

講次 ：第9講

講題：藝術史中的糾葛：圖像是語言？還是藝術？

講者：陳錦忠 教授

時間：113/11/22(五)10:20~12:00

地點：颯德固講堂

紀錄者：羅以樂

今天的講師為本校退休教授陳錦忠教授，陳老師曾任教於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，亦曾任副校長、教務長等職，專長為影像符號學、圖像與影像。陳錦忠教授對於圖像語言敘事頗有研究，透過這次講座，讓我們一起探索圖像語言的奧秘吧！

在那些古老的年代，沒有文字可以追尋、沒有紀錄可以回溯。然而，那些古老的歷史，透過「圖像」，還是有跡可循。古羅馬龐貝城中的伊特斯坎（Etruschi）的墳墓遺跡，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生活方式、衣著風格與飲食習慣；在東方，古遺址也透過圖像「說話」：中國敦煌的莫高窟就像一部歷史書，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，保留著未時間侵蝕的寶貴史料。然而，戰爭與人性貪婪的陰影無處不在，山西大同城牆的古城歷經英法聯軍、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後殘破不堪，而都市計畫的大手，亦將古城牆拆毀變為現代公寓；當保存古文明的意識抬頭，這隻手又將公寓拆毀、重建城牆——或許古色古香、惟妙惟肖，終究無法複製年代的味道。重要的文化遺跡被如此對待，實在令人唏噓。然而，也有逃過一劫的「古蹟」——五台山的佛光寺，因為地勢險峻、路途遙遙，不易到達卻也不易攻略，成為戰時的避難所，完整保存許多唐朝雕塑。

這些古蹟不僅在文化上、藝術上深具意義，也幫助人們更深入當地的文化。在西班牙，我們可以踏上朝聖之路（Camino de Santiago）——不論是藝術、美食、建築甚至體育，靠著步行、騎馬或腳踏車，踏上自己的朝聖之路，更貼近當地真實的風俗，或許啟程後，亦能翻開個人的人生新頁。

除了美術館、博物館，藝術也發現在「墳墓」裡，雖然不能說話，但「圖像是文盲者的聖經」，它們向後人吐露無數訊息：漢朝的「畫像石」，指的是墳墓裡雕刻後塗上顏色的石頭牆壁（牆壁的色彩隨著年代剝落，後人透過拓印保留）這些畫像石，保留了當時的祭祀方法，是珍貴的史料；而一幅保存於大英博物館的古埃及墳墓壁畫——「書記官」（Nebamun），也展現了「掌握文字便掌握權力」這個超越時代與年代的準則。除此此外，我們也看到更多古埃及人的生活細節——他們乘船捕魚、他們的圖畫有固定風格——圖畫中的人物，臉部都只有側面、雙腳都是右腳或左腳——之所以固定，是因為對古埃及人而言，**圖像就是一種語言**。阿肯那頓（Akhenaten）的納芙蒂蒂（Nefertiti）決心要改變這個現況，透過保存於柏林博物館的頭像雕塑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雕塑角度更立體了，她有修長的脖子、圓潤的額頭——更貼近真實。然而，這種改變對古埃及人還是太挑戰，畢竟，圖像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語言，阿肯那頓（Akhenaten）的年代一過，古埃及人又回復原本定型化的繪圖方式，陳老師認為，這代表了**語言戰勝了藝術**。他也接著分享，自己在Corte dei Galli的古老建築（可能屬於布拉斯卡貴族家族，今天我們將其定義為「度假屋」）發現的濕壁畫（affresco，意思是「很新鮮」），這份濕壁畫呈現了早期文藝復興的風格，但也提供許多關於十六世紀倫巴底人的重要資訊，包括他們的衣著服飾、休閒娛樂、飲食習慣。

26個字母可以寫出莎士比亞，簡單的符號也能率領千軍萬馬。如果說這些古老壁畫教會我們什麼，那就是立意清楚的圖畫，往往只需要簡單的線條與色塊。「這就是編碼化的過程，」陳錦忠說：「我們要把真實世界轉為語言的世界。」語言有欺騙性、選擇性，就和我們說話一樣，「捨棄那些複雜的，只留下有用的」。陳錦忠舉企業孟菲斯（Corporate Memphis）為例，這種風格鮮豔、流利的線條搭配光影的色塊，用途方便又能廣泛流傳。

陳老師接著提到圖像的語言結構。形素本身是無意義的線條，但當它們組合在一起，就變成最小的圖像單位，搭配適合的指示屬性、語境屬性，當這些圖素出現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圖像文本隨之誕生——圖像文本的使用，如今廣泛使用於圖畫書領域。（畢卡索（Toros）便是拆解結構的大師。）

陳老師也以透納（Turne）說明圖畫中的規則：首先是「透視」——越靠近畫面前方，線條、色彩、肌理、形狀、筆觸都越精緻、「空間深度」、以及「造型元素」——越率性的線條，越能表達出圖畫的生動；「類似與對比」也能影響觀看時的感受，不論是色彩、線條、圖像的聚集與發散。雖然圖畫中有規則，但陳錦忠也表示，這些規則並不遙遠：「為什麼這株花開了很美？那隻小貓軟軟的看起來好可愛？其實我們的感受，都與日常經驗有關。」

把語言發揮到極限，就成為藝術——例如畢卡索的《格爾尼卡》，不論是線條、色塊，都深刻傳遞戰爭的震撼。此外，《格爾尼卡》也有一點值得一提：即是《格爾尼卡》與米開朗基羅的《聖殤》、哥雅《1808年5月3日》的互文性，更能直接與觀者建立聯繫。

圖像作為一種語言，陳錦忠教授鼓勵同學們掌握這項技能：「當你多了解一種語言，閱讀人生的方式就更開闊，你會多一種方式了解社會文化。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生動又豐富，如果沒有閱讀的能力，實在很可惜。」